

旅游日记>>

城堡上空的那片蒲公英

□赵德发

我们一家是在端午节小长假去上海世博园参观的。瞧瞧园内随处可见的排队长龙，我们转来转去，始终也没鼓起勇气去当几个小时的龙鳞，只好去一些不用排队的地方聊慰眼福。

第二天再次入园，想想下午就要随团回去，再不看几家像样的展馆太不像话，遂决定再苦再累也排一回队。那么，五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到处都是展馆，该去哪一家呢？正踌躇间，我的外孙女指着一个方向喊了起来：“我要坐缆车！”撒腿就往那边跑去。我一边追她一边看，原来那是瑞士馆，城堡一样的展馆顶上果然有缆车载人运行。到了那里，老伴带两个孩子在旁边等候，我和女儿则去长龙的尾巴梢上作了两个鳞片。

父女俩先在龙尾，再在龙身，最后到了龙头那儿。等我们把那一老二少喊来，终于冲进展馆时，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发现在这里排队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

一边擦汗，一边沿着弯道上去。走进大厅，只见有十几个瑞士人站在那里向我们微笑，那是一些和人体差不多大小的电子屏幕，如果触摸一下，其中的一位就会用中文畅谈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心中的梦想。在他们的身后，是用巨幕电影播放出的阿尔卑斯山。也许是银幕上的冰雪带来了清凉，我的汗水与劳累一扫而光。

两个孩子一直在寻找缆车，

急不可耐。当我们走出展厅，沿弯道盘旋而下，来到另一座城堡模样的建筑里面时，孩子们立刻欢呼起来。原来这里正是缆车的出发点，六人一厢，一批一批腾空而起。我坐上去之后，贴着城堡的圆壁旋转了几圈，眼前豁然开朗——我们居然来到了阳光照耀下的一片山地！

那片山地，是用泥土堆出来的，面积广且覆了植被。只见细草茵茵，杂花朵朵，令人心旷神怡。那些花草，我大多叫不上名字，只在它们中间认出了蒲公英。蒲公英还没有结出那种带尾翼的种子，此刻正高擎着金灿灿的黄花，宣示它们的野性之美。

缆车继续挂在钢轨上行进。它很低很低，低到能让乘坐者的脚触到那些花花草草。与我同乘一车的两个女孩，索性把鞋脱下，提在手中，嘻嘻哈哈地用脚丫逗弄那些花草。我们耳边还有轻轻幽幽的乐声，像马车上摇响的铜铃，又像山间吟唱着的溪水。

我们从草地上飞过，从几座山包旁边飞过，身下是红花绿草，头上是白云蓝天。我想，我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亲近自然了？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城市里，已经习惯了由水泥森林构成的沉重与压迫，习惯了由人声车声组合出的嘈杂与喧嚣，今天能观赏一番这样的美丽风光，畅快快快地透几口气，真是因缘殊胜呵。

正享受着，陶醉着，缆车忽然拐了个弯，来到了一个口径极大的深井旁边。哦，这是我们出来的地方，这是城市的出发点，六人一厢，一批一批腾空而起。我坐上去之后，贴着城堡的底部，再次踏上了坚硬而冰冷的水泥地面。

走到墙边，我看着上上下下的缆车，看着井口边的花草，忽然想：瑞士人大概是用这个庞大的装置向我们讲述醒世恒言吧？

“城市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几十次世博会上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159年来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作为展品。是的，城市的的确确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然，今天世界上不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住进城市。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在地球上造出的最大的“物”。这里集中了人口，集中了财富，集中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最大资源，是人类满足各种欲望的最佳场所。因此，城市也成为人类拜物教第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

然而，地球上的城市是不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呢？答案是未必。

人类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本质。说到底，我们还是大自然在亿万年中哺育出的一种生物，城市在历史长河中只出现了短短的一段时间：1800年，全球城镇化率只有2%；1900年，13%；2007年，67亿地

球人已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人类用钢筋混凝土将自己与大自然隔离开来，将与大自然血肉相连的亿万生命囚禁在灯光多于阳光、空调风多于自然风的地方，长此以往，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进化能不受影响吗？从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二十世纪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体能退化、生殖力下降、“城市病”越来越多等一系列严峻事实。再发展下去会怎样呢？

然而，进入城市的人类已经乐不思乡。拿我来说，如果让我离开城市，再回到自己出生并长大的农村，我肯定是不那么情愿，宁可呼吸着汽车尾气了此残生，也不愿到乡间忍受“寂寞与孤独”。于是，偶尔去乡间和大自然亲近一下，然后咒骂着城市，龟缩回城市，这就是我们这些伪君子的可笑行径。

瑞士人把这个展馆的主题定为“城市和乡村的互动”，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忧患意识。我的感觉是，这个展馆既满足了我，也嘲讽了我。

离开这里时，我回头看看在城堡上空招摇着的花花草草，心想：等到蒲公英的种子成熟之后，它们会不会借助黄浦江上的风，将瑞士人构思的这个主题传送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理解呢？

人生悟语>>

直面人生

□齐德玉

失落是一种心态，迷惘是一种感觉，颓废是一种选择，堕落是一种无知。这是因为：任何失落，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自己的某种愿望和祈求未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心态；任何迷惘，都是人们在人生旅途中对自己的生存目标和意义没有明确认知时所表现出的一种茫然的感觉；任何颓废，都是人们在生存信念上对自己无力改变环境挤压和生活窘迫所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任何堕落，都是人们在人生搏击中对自己生存目标的选定和追求进行错误组码的一种悲哀的无知。

所以要求得到人生的平衡和顺通，就应该做到：当你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遭受再多的世态炎凉和苦难也能做到泰然处之的时候，就不会失落；当你面对任何复杂的形势，孤身应对群谤非议也保持清醒头脑的时候，就不会迷惘；当你陷入无奈无助的绝望、尽管山穷水尽、尽管前路茫茫也恪守人生信念的时候，就不会颓废；当你置身物欲横流的环境、面对声色犬马、各种诱惑也不坠青云之志的时候，就不会堕落。

语梦

□丰丽娟

夜，在静静地绽放迷人的色彩。梦，在轻轻地旋转人生的节奏。风，吹起夜色下最动人的旋律。心，燃亮了梦中最情的夜晚。

孩提时的梦大都与期盼与追求相关，经常是枕着微笑做着甜梦。曾经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美梦不断，甚至一夜有多个好梦相连。其实每个人都会做梦，每个人都有梦醒时分，只是有些人没有去保留梦的记忆。

梦，斑斓多彩，光怪陆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人人都说周公能解梦，我并不以为然。人生的不同经历、不同记忆、不同情感、不同性格，必然会演绎出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梦来，这并非《周公解梦》的只言片语所能诠释的。犹如君子和小偷，同样是夜梦遇警察，前者必然坦然以待，后者却会胆战心惊。

梦也许最会迷惑人。有人可梦想成真，愿望实现；有人却梦入非非，一事无成。相传唐代李白因梦见自己所用的毛笔头上生花，从此才华横溢，诗文盖世，成为流芳百世的一代诗仙，成全了“梦笔生花”的典故。而“梦失其笔”的是南朝文学家江淹，他6岁能诗，8岁熟背《五经》，才思敏捷，文采出众，写出了《恨赋》、《别赋》等千古奇文。但后来梦见郭璞向他索还其笔，从此，江淹一蹶不振，再无佳文妙句问世，人们无不痛惜“江郎才尽”。

人生就是如此变幻无常。往返于梦和醒之间的人们都会懂得：日月如梭，人生如梦。

人生多少事，都在一梦中。曾经的过去，留在追梦里；即将到来的，隐在梦想中。

因苦难而升华的爱情

□鲁亦健

多见了。我看着他们很幸福地憧憬着未来。

他们忙碌着，我也很忙，见面虽然不多，但是，几年以来，他们的事情我还是很清楚。雯终于在第四年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美术硕士，毕业以后真的去了省内一所美术学院的研究所，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孩，他们的人生设计成功了！

我由衷地祝福他们。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们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无法抗拒的灾难降临了。在他们的孩子过百天的时候，我带妻儿去他们的家里。见到我，雯就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孩子一样哭了。他的丈夫已经住进了医院做化疗，他患了肺癌。他是在孩子百日的前一周查出来的。

我一时无言。生活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们？他们这样相爱，他们这样努力，他们才刚刚开始

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雯很坚强。她很坚毅地告诉我：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为他治疗。他生病了，就不能出去做美工了，没有了收入，我把工资都用在治疗上也在所不惜。

她告诉我，没有丈夫无私的多年付出，就没有自己的现在，自己一定用同样的无私对待他，才能内心无愧。

离开的时候，我除了安慰之外，是对我这个同乡小妹内心深处的敬重和这份人间真情的感动。我在想，面对苦难，我们也许没有能力抗拒，但是在对苦难的抗争当中，却可以升华无私的责任和高尚的情感。

**第三届中国(沂源)牛郎织女·七夕情人节
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有奖征文**
组委会秘书处 热线电话 0533-3339967

编辑：曾琳
美编：马晓迪